宋史

百一六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三　宋史四百十四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勑修

史彌遠　鄭清之　史嵩之

董槐　葉夢鼎　馬廷鸞

史彌遠字同叔浩之子也淳熙六年補承事郎八年轉宣義郎銓試第一調建康府糧料院改沿海制置司幹辦公事十四年舉進士紹熙元年授大理司直二年遷太社令三年遷太常寺主簿以親老請祠主管冲佑觀丁父憂慶元二年復為大理司直尋改諸

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乞旌廉潔之士推舉薦之賞濬溝洫固隄防實倉廩均賦役課農桑禁末作為水旱之備葺城郭修器械選將帥練士卒儲粟穀明烽燧為邊鄙之防丞相京鏜屏左右曰君他日功名事業過鏜遠甚頗以子孫為託四年授樞密院編修官遷太常丞尋兼工部郎官改刑部六年改宗正丞內外知池州嘉泰四年提舉浙西常平開禧元年授司封郎官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秘書少監遷起居郎二年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建開邊之議以堅寵固位已而邊兵大衄詔在位者言事彌遠上疏曰今

之議者以爲先發者制人後發者制於人此爲將之事施於一勝一負之間則可以爭雄而捷出若夫事關國體宗廟社稷所係甚重詎可舉數千萬人之命輕於一擲乎京師根本之地今出戍既多留衛者寡萬一盜賊竊發誰其禦之若夫沿江屯駐之兵各當一面皆所以拱護行都尤當整備繼今勿輕調發則內外表裏俱有足恃而無可伺之隙矣所遣撫諭之臣止令按歷邊陲招集逋寇戒飭將士固守封圻毋惑浮言以撓吾之規毋貪小利以滋敵之釁使民力愈寬國勢愈壯遲之歲月以俟大舉實宗社無疆之

福奏方具客曰侂胄必以奏議占人情太夫人年高能無貽親憂乎彌遠曰時事如此言入而益於國利於人吾得罪甘心焉封鄞縣男兼權刑部侍郎三年改禮部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仍兼刑部兵端既開敗衄相屬累使求和金人不聽都城震揺宮闈疑懼常若禍在朝暮然皆畏侂胄莫敢言彌遠力陳危迫之勢皇子詢聞之亟具奏乃罷侂胄并陳自強右丞相既而臺諫給舍交章論駁侂胄乃就誅召彌遠對延和殿帝欲命為簽書樞密院事力辭乃遷禮部尚書兼國史實錄院修撰詢立為太子兼詹事遣

使詣金求和金人以大散隔牙二關濠州來歸疏奏今兩淮襄漢沿邊之地瘡痍未瘳軍實未充當勉厲將帥盡吾委寄之誠簡閱士卒覈其尺籍之闕繕城堡葺器械儲糗糧當聘使既通之後常如干戈未定之日推擇帥守以壯藩屏之勢奬拔智勇以備緩急之求拜同知樞密院事兼太子賓客進封伯嘉定元年遷知樞密院事進奉化郡侯兼參知政事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傅進開國公丁母憂歸治葬太子請賜第行在令就第持服以便咨訪二年以使者趣行急乃就道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兼太子少

師四年落起復雪趙汝愚之寃乞褒贈賜謚蠲正誣
史一時偽學黨人朱熹彭龜年楊萬里呂祖儉雖已
歿或褒贈易名或録用其後召還正人故老于外十
四年賜家廟祭器寧宗崩擁立理宗於是拜太師依
前右丞相兼樞密使進封魏國公六辭不拜因乞解
機政歸田里亟出關帝從之寶慶二年拜少師賜玉
帶勸上傾心順承以事太后力學修徳以答皇天眷
祐以副四海歸戴紹定元年上太后尊號拜太傅八
辭不拜夏得疾累疏丐歸不許都城災五疏乞罷斥
乃降封奉化郡公五年春復爵六年將拜太師三具

奏辭乞免出命不許乃拜太師依前右丞相兼樞密
使魯國公又三具奏辭紹定五年上疏乞謝事拜太
傅未幾拜太師左丞相兼樞密使上疏乞解機政依
前太師特授保寧昭信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
會稽郡王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中書令
追封衛王謚忠獻戸部支賻贈銀絹以千計内帑特
須五千匹兩遣使祭奠及其喪還遣禮官致路祭于
都門外賜彝佩玉黝纁初誅李全復淮安克盱眙第
功行賞諸將皆望不次校擢或言於彌遠彌遠曰御
將之道譬如養鷹飢則依人飽則颺去曹彬下江南

太祖未肯以使相與之況今邊戍未撤警報時聞若諸將一一遂其所求志得意滿猝有緩急孰肯效死趙善湘以從官開闔指授之功居多日夜望執政彌遠曰天族於國有嫌高宗有詔止許任從官不許為執政紹熙末慶元初因汝愚彥逾有定策功是以權宜行之其與善湘姻家則又豈敢彌遠親密友周鑄兄彌茂甥夏周篆皆寄以腹心人皆謂三人者必顯貴然鑄老於布衣彌茂以執政恩入流周篆以捧香恩補官俱止訓武郎而已初彌遠既誅韓侂冑相寧宗十有七年迨寧宗崩廢濟王非寧宗意立理宗又

獨相九年擅權用事專任憸壬理宗德其立己之功不思社稷大計雖臺諫言其姦惡弗恤也彌遠死寵渥猶優其子孫厥後為製碑銘以公忠翊運定策元勲題其首濟王不得其死識者群起而論之而彌遠反用李知孝梁成大等以為鷹犬於是一時之君子貶竄斥逐不遺餘力云

鄭清之字德源慶元之鄞人初名爕字文叔少從樓昉學能文樓鑰亟加稱賞嘉泰二年入太學十年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嚴重靳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拜方掖清之無答拜且曰

字四百个

他日頑以二子相累湖北茶商群聚暴横清之白總領何炳曰此輩精悍宜籍為兵緩急可用炳亟下召募之令趨者雲集號曰茶商軍後多賴其用調湖廣總所準備差遣國子監書庫官十六年遷國子學録丞相史彌遠與清之謀廢濟國公事見皇子竑傳俄以清之兼魏惠憲王府教授遷宗學諭遷太學博士皆仍兼教授寧宗崩丞相入定策詔旨皆清之所定理宗即帝位授諸王宮大小學教授遷宗學博士宗正寺丞兼權工部郎兼崇政殿說書帝問外入因閤子庫進緜襪有謗議清之言禁中服用頗事新潔者

帝曰故事月進鞵數兩朕非敝不易何由致謗清之
奏孝宗繼高宗故儉德易章陛下繼寧考故儉德難
著寧考自奉如寒士衣領重澣華舄屢補今欲儉德
著聞須過於寧考方可帝嘉納寶慶元年改兼兵部
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起居郎仍兼史
官說書樞密院編修官二年權工部侍郎暫權給事
中進給事中升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紹定元
年遷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升兼修國史實錄院
修撰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三年授參知政事
兼簽書樞密院事四年兼同知樞密院事六年彌遠

卒命清之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端平元年上既親總庶政赫然獨斷而清之亦慨然以天下為己任召還真德秀魏了翁崔與之李𡌴徐僑趙汝談尤焴游似洪咨夔王遂李宗勉杜範徐清叟袁甫李韶時號小元祐大者相繼為宰輔惟與之終始辭不至遺逸如劉宰趙蕃皆見旌異是時金雖亡而入洛之師大潰二年上疏乞罷不可拜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三年八月霖雨大風四疏匃去九月禋祀雷變請益力乃授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四疏控辭依舊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及聞邊警密疏恐陛下憂悔太

過以汨清明之躬累剛大之志嘉熙三年封申國公
四年遣中使賜御書輔德明謨之閣賜楮十萬緡為
築室乃日與賓客門生相羊山水間淳祐四年依前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屢辭不允拜少保
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衛國公趣入
見有旨賜第五年正月上壽畢亦疏匄歸不允拜少
傅依前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兼侍讀進封越國
公居無何喪其子士昌決意東還又不許拜少師奉
國軍節度使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越國公賜玉帶
更賜第于西湖之漁莊進讀仁皇訓典謂仁祖之仁

厚發為英明故能修明紀綱而無寬弛不振之患孝宗之英明本於仁厚故能涵養士氣而無矯勵峭刻之習蓋仁厚英明二者相須此仁祖孝宗所以為盛也帝褒諭之六年拜太保力辭故事許回授子孫清之請追封高祖洽帝從之蓋異恩也七年拜太傅右丞相兼樞密使越國公中使及門清之方放浪湖山寓僧剎竟夕不歸詰旦內引叩頭辭免帝勉諭有外間所不及知者甫退則中使接踵而至或請更化改元清之曰改元天子之始事更化朝廷之大端漢事已非古然不因易相而為之帝以邊事為憂詔趙葵

以樞使視師陳韡以知樞密院事帥湖廣二人方辭
遜會清之再相力主之科降辟置無所留難癸韡遂
往於是戰于泗水渦口木庫皆以捷聞九年拜太師
左丞相兼樞密使辭太師不拜依前太傅每謂天下
之財困於養兵兵費困於生券思所以變通之遇調
戍防邊命樞屬量遠近以便其道塗時緩急以次其
遣發又議移歲調兵屯以戍淮面併軍分頭目以節
廩稍先移鎮江策勝一軍屯泗水公私便之諸路虧
鹽執其事者破家以償清之蠲其犯科者追理埋誤
者悉蠲之全活甚衆沿江算舟之賦素重清之次第

停罷如池之鴈汲有大法場之目其錢分隸諸司清之奏罷其並緣漁取者蓋數倍公家之入合分隸者從朝廷償之報下清之方與客飲舉杯曰今日飲此酒殊快四上謝事之章十年進十龜元吉箴一持敬二典學三崇儉四力行五能定六明善七謹微八察言九惜時十務實疏奏敬天之怒易敬天之休難天怒可憂而以為易天休可喜而以為難何哉蓋憂則懼心生懼則怒可轉而為休喜則玩心生玩則休或轉而為怒帝大喜命史官書之賜詔獎諭十一年十疏乞罷政皆不許拜太師力辭有事于明堂有旨閤

門給扶掖二人再賜玉帶令服以朝十一月丁酉退朝感寒疾危甚猶以未得雪為憂俄大雪起曰百官賀雪上必甚喜命掬雪床前觀之累奏乞罷政不允奏不已拜太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齊國公致仕卒遺表聞帝震悼輟朝三日特贈尚書令追封魏郡王賜謚忠定清之不好立異湯巾嘗論事侵清之及清之再相巾求去清之曰已欲作君子使誰為小人力挽留之徐清叟嘗論列清之乃引之共政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葵來

遽引退臣頗為左使葵居右上詭從之然葵竟不果來清之代言奏對多不存藁有安晚集六十卷清之自與彌遠議廢濟王竑立理宗駸駸至宰輔然端平之間召用正人清之之力也至再相則年耄衰暮政歸妻子而閽廢之人或因緣以賄進為世所少云

史嵩之字子由慶元府鄞人嘉定十三年進士調光化軍司戶參軍十六年差充京西湖北路制置司準備差遣十七年升幹辦公事寶慶三年主管機宜文字通判襄陽府紹定元年以經理屯田襄陽積穀六十八萬加其官權知棗陽軍二年遷軍器監丞兼權

知棗陽軍尋兼制置司叅議官三年棗陽屯田成轉兩官以明堂恩封鄞縣男賜食邑以直秘閣京西轉運判官兼提舉常平兼安撫制置司叅議官四年遷大理少卿兼京西湖北制置副使五年加大理卿兼權刑部侍郎升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賜便宜指揮六年遷刑部侍郎仍舊職端平元年破蔡滅金獻俘上露布降詔獎諭進封子加食邑移書廟堂乞經理三邊不合內祠歸侍手詔勉留之會出師與淮閫協謀椅角嵩之力陳非計疏為六條上之詔令嵩之籌畫糧餉嵩之奏言臣熟慮根本周思利害甘受遲鈍之

畿思出萬全之計荊襄連年水潦螟蝗之災饑饉流亡之患極力振救尚不聊生征調既繁夫豈堪命其勢必至於主戶棄業以逃亡役夫中道而竄逸無歸之民聚而為盜饑饉之卒未戰先潰當此之際正恐重貽宵旰之慮矣兵民陛下之兵民也片紙調發東西惟命然事關根本須計其成必計其敗既慮其始必慮其終謹而審之與二三大臣深計而熟圖之若夫和好之與進取決不兩立臣受任守邊適當事會交至之衝議論紛紜之際雷同和附以致誤國其罪當誅確守不移之愚上迕丁寧之旨罪亦當誅迕旨則

止於一身誤國則及天下丞相鄭清之亦以書言勿為異同嵩之力求去朝陵之使未還而諸軍數道並進復上疏乞黜罷權兵部尚書不拜乞祠進寶章閣直學士提舉太平宮歸養田里尋以華文閣直學士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使帝自師潰始悔不用嵩之言召見力辭權刑部尚書引見疏言結人心作士氣覈實理財等事且言今日之事當先自治不可專恃和議乞祠以前職知平江府以母病乞侍醫藥不俟報可而歸進寶章閣學士淮西制置使兼沿江制置副使兼知鄂州既內引賜便宜指揮兼湖廣總領兼

淮西安撫使嘉熙元年進華文閣學士京西荆湖安
撫制置使依舊沿海制置副使兼節制光黄蘄舒乞
免兼總領從之廬州圍解詔奬諭之以明堂恩進封
伯加食邑條奏江淮各三事又陳十難又言江陵非
孟珙不可守乞勉諭之漢陽受攻嵩之帥師發江陵
奏誅張可大竄盧普李士達以其棄城也二年黄州
圍解降詔奬諭拜端明殿學士職任依舊恩數視執
政進封奉化郡侯加食邑詔入覲拜參知政事督視
京西荆湖南北江西路軍馬鄂州置司兼督視淮南
西路軍馬兼督視光蘄黄夔施州軍馬加食邑城黄

州十一月復光州十二月復滁州三年授宣奉大夫
右丞相兼樞密都督兩淮四川京西湖北軍馬進封
公加食邑兼督江西湖南軍馬改都督江淮京湖四
川軍馬薦士三十有二人其後董槐吳潛皆號賢相
復信陽以督府米振淮民之饑六月復襄陽嵩之言
襄陽雖復未易守自是邊境多以捷聞降詔奬諭四
年乞祠趣召奏事轉三官依前右丞相兼樞密使眷
顧特隆賜賚無虛日久旱乞解機政地震屢疏乞罷
免皆不許淳祐元年進王斧箴安南入貢不用正朔
嵩之議用范仲淹卻西夏書例以不敢聞于朝還之

二年進高孝光寧帝紀孝宗經武要畧寧宗實錄日
曆會要玉牒進金紫光祿大夫加食邑是冬封永國
公加食邑四年遭父喪起復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賜
手詔遣中使趣行於是太學生黃愷伯金九萬孫翼
鳳等百四十四人武學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學
生劉時舉王元野黃道等九十四人宗學生與寰等
三十四人建昌軍學教授盧鉞皆上書論嵩之不當
起復不報將作監徐元杰奏對及劉鎮上封事帝意
頗悟初嵩之從子璟卿嘗以書諫曰伯父秉天下之
大政必辨天下之大事膺天下之大任必能成天下

之大功比所行寖不克終用人之法不待舉削而改官者有之譴責未幾而旋蒙敘理者有之丁難未幾而遽被起復者有之借曰有非常之才有不次之除釀恩異賞所以收拾人才而不知斯人者果能運籌帷幄獻六奇之策而得之乎抑亦獻賂幕賓而得之乎果能馳身鞍馬效一戰之勇而得之乎抑亦效顰奴僕而得之乎徒開包苴公行政出多門便嬖私昵狼狽萬狀祖宗格法壞於今日也自開督府東南民力困於供需州縣倉卒匱於應辦輦金帛輓芻粟絡繹道路曰一則督府二則督府不知所幹者何事所

成者何功近聞蜀川不守議者多歸退師於鄂之失何者分戍列屯備邊禦戎首尾相援如常山之蛇維揚則有趙葵廬江則有杜伯虎金陵則有別之傑為督府者宜據鄂渚形勢之地西可以援蜀東可以援淮北可以鎮荆湖不此之圖盡損藩籬深入堂奥伯父謀身自固之計則安其如天下蒼生何是以饑民叛將乘虛擣危侵軼於沅湘搖蕩於鼎澧為江陵之勢苟孤則武昌之勢未易守荆湖之路稍警則江浙之諸郡焉得高枕而卧況殺降失信則前日徹疆之計不可復用矣内地失護則前日清野之策不可復

施矣此隙一開東南生靈特几上之肉耳則宋室南
渡之疆土惡能保其金甌之無闕也盍早為之圖上
以寬九重宵旰之憂下以慰雙親朝夕之望不然師
老財殫績用不成主憂臣辱公論不容萬一不畏強
禦之士繩以春秋之法聲其討罪不效之咎當此之
時雖優游敍水之養其可得乎異日國史載之不得
齒於趙普開國勳臣之列而乃厠於蔡京誤國亂臣
之後遺臭萬年果何面目見我祖於地下乎人謂禍
起蕭墻危如朝露此愚所痛心疾首為伯父苦口極
言為今之計莫若盡去在幕之群小悉召在野之君

字四百个

子相與改弦易轍戮力王事庶幾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矣如其視失而不知救視非而不知革薰蕕同器駑驥同櫪天下大勢駸駸日趨於危亡之域矣伯父與璟卿親猶父子也伯父無以少年而忽之則吾族幸甚天下生靈幸甚我祖宗社稷幸甚居無何璟卿暴卒相傳嵩之致毒云嵩之為公論所不容居閒十有三年寶祐四年春授觀文殿大學士加食邑八月癸巳卒遺表上帝輟朝贈少師安德軍節度使進封魯國公諡忠簡以家諱改諡莊肅德祐初以右正言徐直方言奪諡

甲 真

董槐字庭植濠州定遠人少喜言兵陰讀孫武曹操之書而曰使吾得用將汎掃中土以還天子槐貌甚偉廣顙而豐頤又美鬚論事慷慨自方諸葛亮周瑜父永遇槐嚴聞其自方怒而譆曰不力學又自喜大言此狂生耳吾弗願也槐心愧乃益自摧折學於永嘉葉師雍聞輔廣者朱熹之門人復往從廣廣歎其善學嘉定六年登進士第調靖安主簿丁父憂去官十四年起為廣德軍錄事參軍民有誣富人李桷私鑄兵結豪傑以應李全者郡捕繫之獄槐察其枉以白守守曰為反者解說族矣槐曰吏明知獄有枉而

擠諸死地以傅於法顧法豈謂諸被告者無論枉不枉皆可殺乎不聽項之守以憂去槐攝通判州事歎曰桷誠枉令不為出之生無繇矣乃為翻其辭明其不反書上卒脫桷獄紹定二年遷鎮江觀察推官明年春入為主管刑部架閣文字秋兼權禮兵部架閣遷籍田令特差權通判鎮江府至州會全叛淮臨大江大府急發州兵槐即日將兵濟江而西全遁去乃還五年丁母憂端平三年差通判蘄州辭嘉熙元年召赴都堂遷宗正寺簿出知常州後三日提點湖北刑獄常德軍亂夜縱火而譟守尉閉不出槐騎從

數人於火所且問亂故亂者曰將軍馬彥直奪吾歲請吾屬將責之償不為亂也槐坐馬上召彥直斬馬前亂者還入伍中明日乃捕首亂者七人戮諸市而賻彥直之家差充歸峽岳察訪使二年兼權知常德府尋兼軍器少監依舊提點刑獄三年以直寶謨閣知江州兼都督府參謀秋流民渡江而來歸者十餘萬議者皆謂方軍興郡國急儲粟不暇食民也槐曰民吾民也發吾粟振之胡不可至者如歸焉當是時宋與金為鄰國而襄漢楊楚之間豪傑皆自相結以保其族無賴者往往去為群盜浮光人翟全寓黃陂

有衆三千餘稍出鹵掠槐令客說下全從之陽烏洲使雜耕蘄春閭又身賜之用為裨將於是曹聰劉清之屬皆來自歸四年進直華文閣知潭州主管湖南安撫司公事方三邊急於守禦督府日夜徵發民且困槐為畫策應之令民不傷而軍須亦不匱淳祐二年遷左司郎官進直龍圖閣沿江制置副使兼知江州主管江西安撫司公事視其賦則吏侵甚下教曰吾涖州而吏猶為盜不自悔吾且誅之吏乃震恐願自新槐因除民患害凡利有宜弛以利民惟恐不盡弛大計軍實常若敵且至裨將盧淵凶猾不受命斬

以徇師軍中肅然三年進秘閣修撰四年召入奏事遷權戶部侍郎賜紫進集英殿修撰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軍政弛弗治乃為賞三等以教射春秋教肄士卒坐作進退擊刺之技歲餘盡為精兵六年召至闕辭出知靜江府兼廣西經略安撫使又辭權廣西運判兼提點刑獄宰相移書槐曰國家方用兵入臣不辭急難公幸毋固辭槐即日就道至邕州上守禦七策邕州之地西通諸蠻夷南引交阯及符奴月烏流鱗之屬數寇邊槐與約無相侵推赤心遇之皆伏不動又與交阯約五事

一無犯邊二歸我侵地三還鹵掠生口四奉正朔五
通貿易於是遣使來獻方物大象南方悉定七年進
寶章閣待制八年遷工部侍郎職事依舊兼轉運使
九年召赴闕封定遠縣男遷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
兼侍讀升給事中上疏請抑損戚里恩澤以慰天下
士大夫羣臣奏事少與法違憚愧不敢上兼侍讀進
寶章閣直學士知福州福建安撫使辭進封子是年
冬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進封侯十二年為
同知樞密院事寶祐元年權參知政事二年進參知
政事四川制置使余晦以戰敗奪官詔荊襄制置使

李曾伯往視師曾伯辭槐曰事如此尚可坐而睨乎
上疏請行頓重兵夔門以固荆蜀輔車之勢詔報曰
腹心之臣所與共理天下者也宜在朝廷不宜在四
方復上疏曰天下之事不進則退人臣無敢為岐意
者苟以臣為可任宜少聽臣自效即臣不足與軍旅
之事願上官爵不許進封濠梁郡公帝曰鄉用槐槐
言事無所隱意在於格君心之非而不為容悅帝問
糴民粟積邊則對曰吳民困甚有司急糴不復省夫
民惟邦本願先垂意根本帝問修太乙祠則對曰土
工洊起民罷於徵發非所以事天也帝問邊事對曰

外有敵國則其計先自強自強者人畏我我不畏人又言敵國在前宜核材能用之士大夫有過失為執法吏所刺劾終身擯弗用深為朝廷惜此苟非姦衺皆頗為昭洗勿廢其他善又遷謫之臣久墮遐方稍稍内徙令得生還顉弗用可矣槐每奏帝輒稱善三年拜右丞相無樞密使槐自以為人主所振拔苟可以利安國家無不為然務先大體任人先取故舊之在䟽遠者在官者率滿歲而遷嗜進者始不說矣槐又言於帝曰臣為政而有害政者三帝曰胡為害政者三對曰戚里不奉法一矣執法大吏久於其官而

擅威福二矣皇城司不檢士三矣將率不檢下故士卒橫士卒橫則變生於無時執法威福擅故賢不肖混淆賢不肖混淆則姦衺肆賢人伏而不出親戚不奉法故法令輕法令輕故朝廷卑三者弗去政且廢頽自上除之於是嫉之者滋甚帝年浸高操柄獨斷群臣無當意者漸喜狎佞人丁大全善為佞帝躐貴之竊弄威權而帝弗覺悟大全已為侍御史遣客私自結於槐槐曰吾聞人臣無私交吾惟事上不敢私結約幸為謝丁君大全度槐弗善己銜甚乃日夜刻求槐短槐入見極言大全衺佞不可近帝曰大全未

嘗短卿卿勿疑槐曰臣與大全何怨顧陛下拔臣至此臣知大全姦哀而噤不言是負陛下也且陛下謂大全忠而臣以為姦不可與俱事陛下矣既罷出即上書乞骸骨不報四年策免丞相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時大全亦論劾槐書未下自發省兵迫遣之於是太學諸生陳宜中等上書爭之語見大全傳五年及景定元年俱用祀明堂恩加食邑二年特授判福州福建路安撫大使固辭進封吉國又進封許國公三年五月二十八日既夕天大雨烈風雷電槐起衣冠而坐麾婦人出為諸生說兌謙二卦問夜

如何諸生以夜中對遂薨遺表上贈太子少師謚文
清帝使使致金六十斤帛千匹以賻
葉夢鼎字鎮之台之寧海人本陳待聘之子七歲後
於母族少從直龍圖閣鄭霖宗正少卿趙逢龍學以
太學上舍試入優等兩優釋褐出身授信州軍事推
官攝教事講荒政遷太學錄淳祐二年雷變上封事
言召人才戒媟近明年輪對言君子直言軍制楮幣
任官分閫六事同番易湯巾召試館職授秘書省正
字四年升校書郎無莊文府教授五年遷秘書郎轉
對言定國本求哲輔專閫帥奬用介直雷變上言援

唐康盜五可畏之說遷著作佐郎六年拜軍器少監兼兵部郎官轉對言國計邊事國體三事又言外有窺邊之大敵內有伺隙之巨姦奇衺蠱媚於宮闈熏腐依憑於城社強藩悍將牙蘖易搖草竊姦宄肘腋階變權知袁州轉運司和糴米三萬斛夢鼎言袁山多而田少朝廷免和糴已百年自今開之百姓子孫受無窮之害則無窮之怨從之民湯頎獻田學官妻子離散夢鼎遂還之毀萬載旗簫村淫祠塞其妖井召赴行在丁本生母憂十一年免喪拜司封員外郎輪對言陛下惑於左右之讒說例視言者為好名中

傷既深膠固莫解近歲以來言稍犯人主之所難者不顯罷則陰黜不久外則設閤去者屢召而不還來者一鳴而輒斥兼玉牒檢討官以直秘閣江西提舉常平兼知吉州節制悍將置社倉義倉平反李義山受贓之冤以國子司業召寶祐元年陛對言國論主平江西義倉不可待申省而後發考試集英殿授崇政殿說書進講尚書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國子祭酒二年兼權禮部侍郎諫辛酉太乙宮三年權禮部侍郎仍兼祭酒升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尋兼侍講丁母憂五年以集英殿修撰差知贛州丁大

全柄國欲挽夢鼎登朝卒辭謝之六年改知建寧府又改知隆興府開慶元年復知建寧府作橋梁置驛舍建大安閘決疑獄景定元年召為太子詹事上疏以法天為言遷吏部侍郎賜寧海縣食邑二年權兵部尚書兼權吏部尚書三年遷兵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修撰遷吏部尚書五辭免請祠不允拜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屢辭不許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兼太子賓客進封寧海伯七年簽書樞密院事進封臨海郡侯以明堂恩進封臨海郡公丞相賈似道欲造闕子罷十七十八兩界會子夢鼎以為厲

民乃止罷十七界公田法行夢鼎又以為厲民故行之浙右而止五年三辭不許進同知樞密院事權參知政事以彗星出夢鼎言政上下恐懼交修之日乞解機政又不許奏免浙西經界理宗崩議太子即位太后垂簾聽政夢鼎曰母后垂簾豈是美事進參知政事加食邑夢鼎力辭似道懇留之不可帝勉諭再三詔閤門封還奏疏似道奏參政去則江萬里王爚必不來理宗復土揖以傳竣事引疾歸里累詔力辭授資政殿學士知慶元府沿海制置使肅清海寇罷止首惡羨餘之費悉卻不受建濟民倉以備饑歲造

驛舍以待賓旅咸淳三年再召為參知政事加食邑六辭不許詔著作佐郎盧鉞與台州守項公采趣行拜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累辭不許迺與似道分任利州轉運使王价嘗以言去官非其罪也四川制置司已辟參議及死其子想求遺澤至是夢鼎明其無罪似道以為恩不已出罷省部吏數人牓其姓名于朝夢鼎怒曰我斷不為陳自強即求去似道之母讓似道曰葉丞相安於家食未嘗希進汝強與以相印今乃牽制至此若不從吾言吾不食矣似道曰為官不得不如此會太學諸生亦上書言似道專權固位

乃悔悟屬府尹洪壽求解而夢鼎屢上章乞閒冬雷引咎求去愈力四年策楊妃宰相無拜禮吏贊拜夢鼎以笏揮之趨出明日乞還田里詔勉留之詔免諸州守臣上殿奏事夢鼎言祖宗謹重牧守之寄將赴官必令奏事蓋欲察其人品及面諭以廉律已愛育百姓其至郡廷見吏民具宣上意庶幾求無負臨遣之意今不遠數千里而來咫尺天顏而不得見甚非立法之本意又乞容受直言進少保五年引杜衍致仕單車宵遁故事累辭乃授觀文殿學士判福州福建安撫大使進封信國公不拜充醴泉觀使又不拜

七年再充醴泉使九年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趣行扶病至嵊縣請辭不獲乞還山林䟽奏頤上屬精寡欲規當國者收人心固邦本勵將帥飭州縣重振恤痛刪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耻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似道大怒臺臣奏從歸田之請詔仍少保觀文殿大學士醴泉觀使不請祠祿瀛國公初即位咨訪故老夢鼎上封事曰敦教道訓廉德厲臣節拯民瘼重士選勸吏廉懲吏姦補軍籍授判慶元府沿海制置大使力辭依前醴泉觀使兼侍讀不拜二年益王即位

于闐召為少師太乙宮使航海遂行道梗不能進南向慟哭失聲而還後二年卒子應及太府寺丞知建德府軍器少監駐戍軍馬應有朝請郎太社令

馬廷鸞字翔仲饒州樂平人本灼之子繼灼兄光後甘貧力學既冠里人聘為童子師遇有酒食饌則念母蔡羹不給為之食不下咽登淳祐七年進士第調池州教授需次六年寳祐元年召赴都堂審察辭至池以禮師諸生二年調主管戶部架閣三年遷太學錄召試館職時外戚謝堂厲文翁內侍盧允升董宋臣用事廷鸞試策言彊君德重相權收直臣防近習

大與時迕遷秘書省正字四年尤焴提舉史事辟為史館校勘初丁大全令浮梁雅慕廷鸞彌欲鈎致之廷鸞不為動試策稍及大全及廷鸞當輪對大全私謂王侍晝往瞯焉廷鸞素厚侍晝且同館不虞其謀也容露大意侍晝紿曰君猶未改秩姑託疾為後圖乎廷鸞曰此微臣千一之遭其何敢不力侍晝以告大全及候對殿門格不得見翼日以監察御史朱熠劾罷宋臣遣入廂䫉士索奏藁藁雖焚聞者浸廣忌者愈深而廷鸞之名重天下開慶元年吳潛入相召為校書郎景定元年兼沂靖惠王府教授時大全黨

多斥宋臣尚居中言路無肯言者諸學官抗疏疏上即行會日食與秘書省同守局因相與草疏潛以書告廷鸞曰諸公言事紛紛皆疑潛所嗾閣館中又將論列校書宜無與以重吾過廷鸞對曰公論也不敢避私嫌越數日宋臣竟坐謫徙安吉州兼權樞密院編修官時賈似道自江上還位望赫奕廷鸞未嘗親之輪對言國於東南者楚越霸而有餘東晉王而不足乞遏惡揚善以順天舉直錯枉以服民遷樞密院編修官兼權倉部郎官二年進著作佐郎兼右司遷將作少監三年一冊乞外補不許廷鸞論貢舉三事

嚴鄉里之舉重臺省之覆試訪山林之遺逸又言荒政宜蠲除被災州縣租賦之不可得者擢軍器監兼左司兼太子右諭德升左諭德行國子司業乞免兼左司輪對言集和平之福者自陛下之身始養和平之德者自陛下之心始兼翰林權直擢秘書少監升權直學士院四年擢起居舍人兼太子右庶子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入奏言太史必當謹書災異顧陛下翕受敷施以壯人才之精神虛心容納以植人言之骨幹念邦本而以公滅私嚴邊備而思患豫防時再召用宋臣廷鸞引何郯之説進極言宋

臣不可用帝從之薦士二十人進中書舍人程奎汚穢詭秘不當補將仕郎王之淵為大全黨不當通判江州朱熠不當知慶元府及為制置使林夐與趙必遴張稱孫不當與郡皆繳還詞頭兼國史實錄院五年彗出上疏極言天人之際遷禮部侍郎理宗遺詔度宗登極詔皆廷鸞所草兼侍讀辭不許疏列孝宗之政以告升直學士院咸淳元年進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丁母憂三年同知樞密院事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入奏言培命脉植根本崇寬大行仁厚又言恢大度以優容虛聖

心而延佇推內恕以假借忍難行而聽納則情無不達理無不盡姦人破膽直士吐氣天下事尚可為也無權參知政事五年進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兼樞密使八年九疏乞罷政九年依舊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浙東安撫大使上疏辭免依舊職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度宗初年詔詢故老專以修攘大計叩之趙葵葵極意指陳曰老臣出入兵間備諳此事願朝廷謹之重之似道作色曰此三京敗事者詞臣失言廷鸞每見文法密功賞稽遲將校不出死力於邊閫升辟稍越拘攣似道頗疑異己黥堂

吏以泄其憤及辭相位帝惻怛久之曰丞相勉為朕留廷鸞言臣死亡無日恐不得再見君父然國事方殷疆圉孔棘天下安危人主不知國家利害群臣不知軍前勝負列閫不知陛下與元老大臣惟懷永圖臣死且瞑目頓首涕泣而退瀛國公即位召不至自罷相歸又十七年而薨所著六經集傳語孟會編楚辭補記洙泗裔編讀莊筆記張氏祝氏皇極觀物外篇諸書

論曰史彌遠廢親立疏諱聞直言鄭清之墮名於再相之日彌遠之罪既著故當時不樂嵩之之繼也因

喪起復群起攻之然固將才也董槐毋得而議之矣葉夢鼎馬廷鸞之所遭逢其不幸也夫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三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四　宋史四百十五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臣脫脫等奉

敕修

傅伯成　葛洪　曾三復

黄疇若　袁韶　危稹

程公許　羅必元　王遂

傅伯成字景初吏部員外郎察之孫少從朱熹學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連江尉試中教官科授明州教授以年少嫌以師自居日與諸生論質性復後多成才改知閩清縣丁父艱服除知連江縣東湖溉田餘

二千頃隄壞即下流南港爲石隄三百尺民蒙其利慶元初召爲將作監進太府寺丞言呂祖儉不當以上書貶又言於御史朱熹大儒不可以僞學目之又言朋黨之敝起於人主好惡之偏坐是不合出知漳州以律己愛民爲本推熹遺意而遵行之創惠民局濟民病以革機鬼之俗由郡南門至漳浦爲橋三十五治道千二百丈兩爲部使者遷工部侍郎時權臣方開邊語尚祕伯成言天下之勢譬如乘舟中興且八十年矣外而望之舟若堅緻歲月既久罅漏寖多苟安旦夕猶懼僨敗乃欲徼倖圖古人之所難臣則

未之知也相府災同列相率唁丞相或以爲偶然者
伯成正色謂天意如此官師相規時也以爲偶然乎
丞相色動遂陳三事一曰失民心二曰隳軍政三曰
啓邊釁進右司郎官權幸有私謁者皆峻拒之出爲
湖廣總領朝議欲納金人之叛降者伯成言不宜輕
棄信誓已戒將帥毋生事御史中丞鄧友龍遂劾伯
成罷之嘉定元年召對面論前日失於戰今日失之
和小使雖返要求尚多陛下不獲已悉從之使和議
成猶可以紓一時之急否則虛帑藏以資敵人驅降
附以絶來者非計也今之策雖以和爲主宜惜日爲

戰守之備權户部侍郎史彌遠初拜相麻詞有昆命元龜之語閫帥倪思以爲不當用御史劾罷思伯成因對及其事帝曰過當者再對曰思固過當但恐摧抑太過遂塞言路乞明詔臺諫侍從竭盡底藴無以思爲戒李壁謫居撫州伯成言侂胄之誅壁與有功不酬近功乃追前罪他日負罪之臣不容以功贖過矣伯成未爲諫官也嘗言彌遠謀誅侂胄事不遂則其家先破侂胄誅而史代之勢也諸公要相協和共議國事君立黨相擠必有勝負非國之福又勸丞相錢象祖安危大事以死爭之差除小者何必爭異拜左

諫議大夫抗疏十有三皆軍國大義或致彌遠意欲
使有所彈劾謂將引以共政謝之曰吾豈傾人以為
利哉疏乞詔大臣以公滅私左遷權吏部侍郎以集
英殿修撰知建昌府蔡元定謫死道州歸葬建陽乃
雪其冤於朝進寶謨閣待制知鎮江府全活飢民瘞
胔野殍不可勝數制置司欲移焦山防江軍於圌山
石碑伯成謂虛此實彼利害等耳包港在焦圌之中
不若兩砦之兵迭戍焉圌山砦兵素與海盜為地伯
成廉知姓名會郡都試捕而鞫之無一逸去獄具請
貸其死黥隸諸軍嘉定八年召赴闕辭不獲行至莆

拜疏曰臣病不能進矣除寶謨閣直學士通奉大夫致仕理宗即位升直學士落致仕予祠錫金帶伯成辭免乃進昭明天常扶持人極之說詔進一官寶慶元年與楊簡同召尋加寶文閣學士提舉佑神觀奉朝請雖力以老病辭而愛君憂國之念不少衰聞大理評事胡夢昱坐論事貶蹙然語所親曰向呂祖儉之謫吾爲小臣猶嘗抗論今蒙國恩叨竊至此而不言誰當言者遂抗疏曰臣恐陛下不復聞天下事矣方今內無良吏田里怨咨外無名將邊陲危急而廉恥道喪風俗益婾賄賂流行公私俱困謂宜君臣上

下憂邊恤民以弭禍亂奈何今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明日某人言某事未幾而斥則是上疏者以共工驩兜之刑加之矣昔韓愈論後世人主奉佛運祚短促唐憲宗大怒將抵以死自崔群裴度戚里諸賢皆爲愈言止貶潮州尋復内徙今上疏者非可愈比然在列之臣無一爲言者萬一死於瘴癘陛下與大臣有殺諫者之謗史冊書之有累聖治臣垂盡之年與斯人相去風馬牛之不相及獨以受恩優異效其瞽言不報明年加龍圖閣學士轉一官提舉鴻慶宫俊辭伯成純實無妄表裏洞達每稱人善不啻如已

出語及姦人誤國邪人害正詞色俱厲不少假借常慕尸諫疏草畢垂命繕寫朝服而逝年八十有四贈開府儀同三司端平三年賜謚忠簡

葛洪字容父婺州東陽人從呂祖謙學登淳熙十一年進士第嘉定間爲樞密院編修官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遷守尚書工部員外郎兼權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上疏言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爲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謂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

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毋嚴掊克之禁蠲營運之逋其儆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爲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者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擇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於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毋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儆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爲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橫驕類難役使於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

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修造戰艦究其實則飾舊爲新而已爾自謂撙節財用聲稱羨餘原其自則剥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繳軍實常若有寇至之憂磨礪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帝嘉納之進直煥章閣爲國子祭酒仍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遷工部侍郎仍兼祭酒兼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拜工部尚書亦兼祭酒兼侍讀進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封東陽郡公賛討平李全援王素諫仁宗却王德用進女事以止備嬪御世多稱之以資政殿

學士提舉洞霄宮進大學士召赴行在仍舊職充萬壽觀使兼侍讀尋提舉萬壽觀兼侍讀守本官致仕卒帝輟視朝一日謚端獻杜範稱其侃侃守正有大臣風有奏議雜著文二十四卷

曾三復字無玷臨江人乾道六年進士淳熙末為主管官告院遷太府寺簿歷將作太府丞登朝數年安於平進搢紳稱之紹熙初出知池州改常州召為御史檢法拜監察御史轉太常少卿進起居舍人遷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疾告老詔守本官職致仕三復性耿介耻奔競故位不速進在臺餘兩年持論正

平不隨不激其沒也士論惜之
黃疇若字伯庸隆興豐城人一歲而孤外大母杜教
之淳熙五年舉進士授祁陽縣主簿邑民有訴僧爲
盜且殺人移鞫治疇若疑其無證以白提點刑獄馬
大同且爭之甚力已而得眞盜大同薦之調柳州教
授又調靈川令會萬安軍黎蠻竊發經略司遣疇
若條畫招捕事宜疇若謂須稽原始亂爲區處之方
毋任嶺外用舉改知廬陵縣州常以六月督畸零稅
疇若念民方艱食取任內縣用錢三十餘緡爲民代
輸兩年諸司舉爲邑最召赴都堂審察差監行在

都進奏院開禧元年都城火疇若應詔上言曰當今之急務有三一曰賦歛征求之無藝二曰都鄙軍民之無法三曰守令牧養之無狀遷太府寺主簿又遷將作監丞兼皇弟吳興郡王府教授遷太府寺丞又遷祕書丞兼權禮部郎官兼資善堂說書遷著作郎拜監察御史首章乞天子擇宰相宰相擇監司又言善為國者必以恐懼修省之訓陳于前善為相者必以危亡災異之事告於上韓侂冑敗疇若上章匄去帝批其奏曰卿懷忠藎朕固知之疇若遂疏鄧友龍陳景俊之惡先是江淮督府既罔功罷不更置疇若

奏以爲和戰未決不遣近臣置幕府無以統諸將乞
檢會前奏亟詔大臣科條人才爲宣撫使帝即日以
丘崇爲江淮制置使尋遷疇若殿中侍御史兼侍講
朝廷與金人約和金人約函致侂冑首詔令臺諫侍
從兩省雜議疇若與章燮等奏乞梟首然後函送
敵國人譏其有失國體疇若奏今帑藏無餘歲幣若
必睥睨於百姓願自宮禁以及宰執百官共爲撙節逐
年樁積遂置安邊所戶部侍郎沈詵條具合節省拘
催者疇若復乞依仁宗孝宗兩朝成訓凡節省事在
内諸司選内侍長一員令自行搜訪條具來上在外

廷三省則委宰掾樞屬六曹則委長貳事干浮費者
聞奏又乞以官司房廊及激賞庫四季所獻并佗胄
萬畝莊等一併拘樁既而内廷及酒所減省議多格
獨得估籍姦贓及房廊非泛供須五項總緡錢九百
一十三萬有奇外樁留產業每歲又可得七十一萬
五千三百餘緡疇若乞令後省類聚更化以來臣下
章奏察其可行者以聞付之中書都城穀踊貴詔減
價糶樁管米十萬石於是淮浙流民交集臨安府按
籍振濟僅不滿五千人以三月後麥熟罷振濟各給
粮遣歸疇若謂此實驅之使去耳遂奏乞令聶實近

甸之人願歸就田者勿問其有未能歸者更振濟兩月淮民見在都城者其家既破又無羸資必難遽去仍與振恤俟早熟乃罷於是詔振濟至六月乃止帝以蝗災令刺舉監司不才者疇若同臺監攷察上之又言湖廣盜賊固迫於飢寒然亦有激而成之者黒風峒寇實由官不爲決訟所致宜戒湖廣諸司申明法禁爲賊關防以時平心決訟勿令砦官巡尉侵漁權户部侍郎金使告主亡差充館伴自軍興費廣朝廷給會子數多至是折閲日甚朝論頗嚴稱提民愈不售郡縣科配民皆閉門牢避行旅持券終日有不獲

一錢一物者詔令侍從臺省條上所見嚋若奏曰物少則貴多則賤理之常也爲若令郡縣姑以漸稱提先收十一界者消毀勿復支出上下流通則不待稱提矣由是峻急之令少寬又疏奏乞崇忠厚延質朴屏絶浮薄之論乞撥買官田克糴本以廣常平之儲乞令户察一員專監安邊所帝甘是之因面求補外退上章降詔不允又連疏匄去會旱蝗復熾御筆令在朝百執事條上封事嚋若奏官吏苛刻科役頻併賦歛繁重刑法淹延四事冊皇太子差充引見禮儀使進華文閣待制知成都府蜀自吳曦畔後制置使

移司興元朝論有偏重之嫌朝廷擇人故輟疇若以往三辭不允避諱改寶謨閣待制詔凡屬軍民利病吏治臧否並許諮訪以聞當徵積欠十餘萬疇若亟命榜九邑盡蠲之考官吏冗員非敕命差注者悉罷之爲民代輸六年布估錢計二十萬二千四百緡又別立庫儲二十五萬三千緡期於異日接續代輸又糴米十五萬石有竒足廣惠倉之儲又減他賦之重者民力遂寬初洮黎蠻屢犯邊疇若至則鏤榜曉以禍福青彌兩羌遂乞降四年董蠻合其部族入寇犍爲利店疇若亟調兵且設方略捕之皆遁去先是疇

若廉知嘉定邊備廢弛而平戎莊子弟可用遂檄嘉定府權免平戎并是年炭估麻租令莊子弟即日上邊爲守備會嘉定關守蠻窺利店無備遂入寇疇若復選西軍欲且往防拓牒轉運司折支不報蠻再犯龍鳩堡轉運司始頗從所請蠻復到龍門隘知有備乃退進龍圖閣待制依舊知成都府大使司之師出東路提刑亦徵兵三垂告警敘南之報復急兩路震動疇若亟移書兩軍俾速還師守險爲後圖西師遂退守沐川既而疇若兼制敘州兵甲公事既得專行益嚴守備蠻酋昔丑竟降朝廷賞平蠻功進疇若一

秩疇若留蜀四年弊根蠹穴苗薅髮櫛如乞捄留移
屯西兵義勇以防竊發以救偏重更用東南賢士使
蜀四路而援蜀守之有治功者爲東南監司康杜州
縣姻婭之私輕取錢引貼期之費以紓民力皆抗疏
請于朝乞力行之復念大玄城乃張儀所築高駢所
修圮壞歲久復修費重乃以節縮餘錢四十萬貫爲
修城備疇若以制置使留漢中則護諸將爲得宜召
赴行在入對延和殿遷權兵部尚書太子右庶子八
年四月不雨詔求直言疇若條具三事首言比稱提
楮幣州縣奉行切迫故因坐藏陌被估籍者衆乞與

給還乞蠲閤下戶畸零稅賦乞振贍雄淮軍之乏尋皆行之落權升左庶子仍兼修史擢太子詹事疇若引范鎮故事乞歸田里十年春差知貢舉試禮部尚書以足疾乞歸進煥章閣學士知福州力辭乃致提舉鴻慶宮闕外軍潰言者論及疇若落職罷祠後以煥章閣學士致仕所著有竹坡集奏議講議經進故事

袁韶字彥淳慶元府人淳熙十三年進士嘉泰中為吳江丞蘇師旦恃韓侂胄威福撓役法提舉常平黃榮檄韶覈田以定役師旦密諭意言吳江多姻黨儻

相容當薦爲京朝官韶不聽是歲更定户籍承徭賦皆師旦黨師旦諷言者將論去榮亟以是事白於朝且薦之未幾師旦敗敗知桐廬縣桐廬多宗室持縣事無有善去者韶始至絶私謁莫敢撓錢塘岸歲爲潮齧率取石桐廬韶言廟子山有石不必旁取鄰郡遂得求免嘉定四年召爲太常寺主簿父老旗鼓蔽江以餞至於富陽涖謝曰吾曹不復輸石矣後爲右司郎官接伴金使使者索歲幣語慢甚韶曰昔兩國誓約止令輸燕不聞在汴使者語塞十三年爲臨安府尹幾十年理訟精簡道不拾遺里巷爭呼爲佛子

平反寃獄甚多紹定元年拜叅知政事胡夢昱論濟
王事當逺竄韶獨以夢昱無罪不肯署文書李全
叛楊州告急飛檄載道都城争有逊避者乃拜韶浙
西制置使仍治臨安鎮遏之丞相史彌遠懲韓侂胄用
兵事不欲聲討韶與范楷言於彌遠曰楊失守則京
口不可保淮將如卞整崔福皆可用適福至韶夜與
同見彌遠言福實可用彌遠從之遂討全韶卒以言
罷端平初奉祠卒年七十有七贈少傅後以郊恩累
贈太師越國公韶之父爲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
無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留用之因致豐

饒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貧遣之往臨安置妾既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問之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殁家貧故鬻妾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汝徐曰賤吏不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汝周旋久若有子汝豈不育必待他婦人乃育哉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年生詔

危積字逢吉撫州臨川人舊名科淳熙十四年舉進
士孝宗更名積時洪邁得積文爲之賞激調南康軍
教授轉運使楊萬里按部驟見嘆奬偕遊廬山相與
酬倡調廣東帳司未上服父喪免調臨安府教授倪
思薦之且語人曰吾得此一士可以報國矣丁母憂
免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入爲武學諭改太學録明
年遷武學愽士又遷諸王宮教授積謂以教名官而
實未嘗教請改創宗子學立課試法如兩學從之嘉
定九年新學成改充愽士其教養之規積所論建遷
祕書郎著作佐郎兼吴益王府教授升著作郎兼屯

田郎官積始進對請叙復軍功之賞以立大信拔拭功臣之罪以厲忠節置局以立武事遣使以省邊防厚賞以精間諜次論和戰守利害而請顓意於守是歲春至夏不雨積應詔言安邊所征歛之害與無罪而籍沒之害楮幣之政以一奪二鹽鈔之更以新廢舊至於沮格軍賞放散死士皆足以召怨而致旱明年又論謀國者欲以安靖爲安靖憂國者欲以振厲爲安靖自二議不合是以國無成謀人無定志願詔大臣合二議共圖之且欲下兩淮帥臣講明守禦之備最後言事無成規者皆不可爲意向不明無以一衆

聽信誓不立無以結人心報應不亟無以趨事機賞
罰不果無以作士氣番易柴中行去國積賦詩送之
迁宰相出知潮州尋以通金華徐僑書論罷提舉千
秋鴻禧觀久之知漳州漳俗視不葬親爲常往往棲
寄僧刹積命營高燥地爲義冢三約期責之葬其無
主名若有主名而力弗給者官爲葬之凡二千三百
有奇刻石以識郡有臨漳臺據溪山最勝處作龍江
書院其上既成横經自講人用歆動邑令有賄聞者
劾去之籍其財以還民郡有經總制無名錢歲五千
緡厲民爲甚前守趙汝讜奏蠲五之二積逋于朝悉

罷之會常平使有言積不欲辯即自請以歸父之提舉崇禧觀與鄉里耆艾七人爲眞率會卒年七十四積性至孝父疾頗損己筭益親年疾尋愈眞德秀登從班舉積自代沒又爲銘其墓所著有巽齋集諸經有講義集解諸魏晉唐詩文皆有編輯先賢奏議曰王府日樂山弟和字祥仲開禧元年進士爲上元主簿大闢祠宇祀程顥眞德秀爲記之知德興振荒有惠政有蟾塘文集

程公許字季與一字希顥叙州宣化人少知孝敬大母侯疾公許不交睫者數月病革嘗其痰沫既卒哀

毀踰制嘉定四年舉進士調溫江尉未上丁母憂服
除授華陽尉再調綿州教授制置使崔與之大加器
賞改秩知崇寧縣蠲預借免抑配人甚德之差通判
簡州改隆州未上會金人犯閬中制置使桂如淵遁
三川震動朝廷擢李𡌴代之辟公許通判施州行戶
房公事當兵將奔潰之後公許盡力佐之節浮費疏
利原民不增賦而用自足時諸將乘亂抄刼事定自
危以重賂結幕府大將和彥威懷金寶以獻公許正
色卻之彥威慚而退吳彥者緘僧牒於書尾以進公
許卷還之而責其使聞者畏服有獻議招秦鞏大

姓於皇者衆多從臾獨公許謂山東覆轍未遠反覆論難皇從之其後趙彥吶開閫復行其策未幾金人擣成都大姓者實導之始服公許先見端平初授大理司直遷太常博士秋祀明堂雷雨應詔言事嘉熙元年御史杜範論執政李鳴復不行徙右史竟拂衣東歸鳴復坐政府自若公許輪對言志士仁人嬰逆鱗賈衆怒不過爲陛下通耳目爲朝廷立綱紀而已今也假以職而棄其諫幸其退而優其遷則是自裂其綱紀自蔽其耳目遂使居是職者雖被親擢言不得行始焉固辭而弗從終焉強留而飲愧臣恐自此

同類沮失各起遐心来者相戒以爲容默陛下愈孤立無助矣夏行都大火殿中侍御史蔣峴逢君希寵翔爲邪說禁錮言者公許應詔曰群臣忠告者衆而聖意確不可回聖意不可回而言者不免於激陛下宜以大舜無藏怒宿怨爲心而參酌於漢文帝之待淮南厲王我太宗待秦邸之故事以召和氣弭眚災特在一念轉移之頃耳遷祕書丞兼考功郎官竟爲峴劾去差主管雲臺觀知衢州未上改江東宣撫司參議官不赴李宗勉入相以著作佐郎召兼權尚左郎官兼直舍人院遷著作郎時諫官郭磊卿以論事

不報出關徐榮叟亦抗章引去公許奏乞還言官俾安厥位既而史嵩之自江上入相臺諫謝方叔王萬及磊卿相繼他徙公許又奏外難憑陵國勢岌岌若綴旒朝廷上自爲弗靖陽爲遷除陰奪言職此中外所以怏怏還將作少監大旱應詔疏時事四條又言儲極虛位天下寒心時朝廷令侍從臺諫條具易楮利害尋降旨以新造十八界折五行使公許繳申省謂廟堂決意更革本欲重十八界亦當令十六界十七界稍有分別若一時皆以五折一安保將來十七界與十八界並行而不折閱乎曷若將十七界且以三兌一

一使民間尚知實此一界不至一旦貿易不行令三
界各有等第戶幾公私兩便嵩之格不行徑揭黃榜
公許謂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爲敕朝廷出令而宰相
擅行如此則掖垣可廢累上奏牘徑欲引去宗勉及
參知政事游似面奏留之兼國史編修實録檢討淳
祐元年遷祕書少監輪對言蜀事十條兼直學士院
拜太常少卿力請外爲右正言濮斗南之所論罷尋
以直寶謨閣知袁州請蠲和糴之半改命郡吏部總
所綱運而厚其貲免募平民民甚便之新周敦頤祠
葺張栻書院聘宿儒胡安之爲諸生講説杜範薦于

上召拜宗正少卿再遷起居舍人濮斗南繳還疏有臣
等恥與爲伍之語遂以舊職提舉玉局觀範見疏曰
程季與肯與汝爲伍耶退處二年召赴行在屬嵩之以
父憂去位經營起復益憚公許密柬韓祥嗾殿中侍
御史王贊奏寢召命帝雖曲從而意不悅及逐不才
臺諫擢公許起居郎兼直學士院公許入奏不可不
堅凝者七帝語之曰卿一去三年今用卿出自朕意
是日晚命下嵩之罷起復相范鍾及範二制皆公許
爲之兼權中書舍人時二相尚遜機務多壅公許奏
輔臣崇執謙遜避遠形迹相示以色而不明言事幾

無窮日月易失今最急莫若疆場之事帥才不蓄一旦欲議易置茫然莫知所付九江擇守至以近所廢斥朋附爲欺之甚察克其選同時任言責者雖心迹有顯晦過惡有重輕而獲罪於清議則同一人技扰之驟若是三人者寧不引領以望玷缺之後況近者言官方以劉晉之鄭起潛濮斗南三人乞明正其罪以示警戒而忽聞龔基先之用議者咸謂敗紀之初所爲錯繆邪枉窺伺善類何可高枕而臥帝見公許疏稱善且言基先之用太早右史徐元杰暴亡司諫謝方叔御史劉應起言不報公許亟奏曰正月侍御

史劉漢弼死四月右丞相杜範死六月右史徐元杰死漢弼之死固可疑範之死人言已籍籍然漢弼類風淫末疾範亦尪弱多病誘曰天命猶可也元杰氣體魁碩神釆嚴毅議論英發甫聞謁告奄至暴亡口鼻四體變異之狀使人爲之霣涕不已六館諸生叩閽籲告陛下始命有司置獄鞫勘謂當於朝紳中選公正明決無所顧忌者專蒞其事盡情研究務使得實集議朝堂分列首從必誅無赦疏入不報物論沸騰臨安尹趙與篙奏乞置獄天府帝從之公許繳奏與篙乃嵩之死黨乞改送大理寺命臺臣董之詔殿

中侍御史鄭寀寀回懦首鼠事竟不白然公論莫不
偉公許權禮部侍郎差克執綏官鄭起潛劉晉之及
陳一薦以臺臣論劾遷謫公許疏其附下罔上之罪
乞下各州軍嚴行押發鄭清之以少保奉祠侍講幄
中批復其子士昌官職與內祠且許侍養行在所蓋
士昌嘗以詔獄追逮或云詐以死聞清之造闕[illegible]泣
請于帝故有是命公許繳奏士昌罪重京都浩穰姦
究雜糅恐其積習沉痼重爲清之累莫若且與甄復
少尉清之內祠侍養之命宜與收寢帝密遣中貴人
以公許疏示清之項容孫以罪遣還家道死時敘官

復職公許駁奏命遂格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嵩之免喪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臺諫給舍交章論奏公許疏乞睿斷亟下明詔正邦典殿中侍御史章琰正言李昴英以論執政及府尹帝怒出二人公許力爭之公許自繳士昌之命清之日夜於經筵短公許周坦妻與清之妻善因拜坦殿中侍御史坦首疏劾公許以寶章閣待制知建寧府諫議大夫鄭寀文劾之命遂寢清之再相公許屏居湖州者四年再提舉玉隆觀差知婺州未上帝欲召爲文字官清之奏已令守婺帝曰朕欲其來乃授權刑部尚書慶

辭弗獲入對上疏貨財興繕逐諫臣開邊釁時獎七
事薦知名士三十九人時罷京學類申散遣生徒公
許奏京學養士其法本與三學不侔往者立類申
之法重輕得宜人情便安近一旦忽以鄉庠教選而更
張之爲士亦當自反未可盡歸咎朝廷也令行之始
臣方還朝未敢強聒以撓既出之令今士子擾擾道
途經營朝夕今既未能盡復舊數莫若權宜以五百
爲額仍用類申之法使遠方遊學者得以肄習其間
京邑四方之極而庠序一空弦誦寂寥遂使逢掖皇
皇市廛敢怒而不敢議非所以作成士氣尊崇教化

也清之益不樂授槀殿中侍御史陳垓以劾公許叅知政事吴潜奏留之帝夜半遣小黄門取垓䟽入後二日二府奏公許不宜去同知樞密院徐清叟上䟽論垓太學生劉黻等百餘人布衣方和卿伏闕上書論垓朝廷尋授寳章閣學士知隆興府而公許已死矣遺表上帝嗟悼進龍圖閣學士致仕贈宣奉大夫官其後賜賻如令式公許沖澹寡欲晚年惟一僮侍食無重味一裘至十數年不易家無羨儲敬愛親戚備至蜀有兵難族姻奔東南者多依公許以居所著有塵缶文集內外制奏議奉常擬謚掖垣繳奏金華

講義進故事行世
羅必元字亨父隆興進賢人嘉定十年進士調咸寧尉撫州司法叅軍崇仁丞倭攝司法郡士曾極題金陵行宮龍屏迕丞相史彌遠謫道州解吏窘極甚必元釋其縛使之善達真德秀入叅大政必元移書曰老醫嘗云傷寒壞證惟獨參湯可救之然其活者十無二三先生其今之獨參湯乎調福州觀察推官有勢家李遇奪民荔支園必元直之遇爲言官以私憾罷之知餘干縣趙福王府驕橫前後宰貳多爲擠陷至是以汝愚墓占四周民山亦爲直之言于州曰

區區小官罷去何害人益壯其風力淳祐中通判贛州賈似道總領京湖剋剝至甚必元上疏以爲蠹國脈傷民命似道銜之改知汀州爲御史丁大全按去後起幹行在糧料院錢塘有海鰍爲患漂民居詔方士治之都人皷扇成風必元上疏力止之帝召見曰見卿梅花詩足知卿志度宗即位以直寶章閣兼宗學博士致仕卒年九十一必元嘗從危稹包遜學最爲有淵源見理甚明風節甚高至今鄉人猶尊慕之云

王遂字去非一字頴叔樞密副使韶之玄孫後爲鎮江府金壇人嘉泰二年進士調富陽主簿歷官差幹

辦諸司審計司紹定三年福建盜寇擾甫定朝廷選賢能吏勞來安集以遂知邵武軍兼福建招捕司參議官遂過江山浦城道中遇邵武避地之人即遣金爲歸資從者如市至郡撫摩創痍翦平兇孽民恃以安未幾言者以遂妄自標致邀譽沽名罷改知安豐軍遷國子監主簿又遷太常寺主簿拜監察御史疏奏極論進君子退小人又言正風俗息奔競又言朝廷謂史嵩之小黠爲大智近功爲遠略忽臣之言必欲侁倖嵩之於不敗非爲國至計也欺君誤國天下知之而朝廷猶且惑焉勢甚凜凜也入對言帝知仁勇學

有未至遷右正言尋拜殿中侍御史疏言三十年來凶德參會未有如李知孝梁成大莫澤肆無忌憚者三凶之罪上通于天乞重其刑又取劉光祖爲殿中侍御史時奏格擇其關於風化切於時宜者請頒示中外皆從之又請於並淮置屯田且條上邊事曰當今之急務在朝廷者五定規摹明意嚮一心力謹事權審號令在邊閫者六恤歸附精間諜節財用練士兵擇將才計軍實又言君德必純乎剛帝皆善之遷戶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實錄院同修撰時暫兼權侍左侍郎以寶章閣待制差知遂寧府進煥章閣待制

四川安撫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進敷
文閣待制知慶元府改知太平府以論罷進顯謨閣
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寧國府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建
寧府以華文閣直學士差知隆興府兼江西轉運副
使改知太平州復知隆興兼江西安撫使召赴闕授
權工部尚書遂與同里劉宰素同志宰嘗稱遂爲
文雅健無世俗浮靡之氣足以名世遂守平江宰贈
之言曰士友當親而賢否不可不辨財利當遠而會
計不可不明折獄以情毋爲私意所牽薦士以才毋
爲權要所奪當言則言不視時而退縮可去則去不計

利而遲回庶幾名節之全不愧簡冊所載蓋格言也

論曰傅伯成晚與楊簡爲時著龜葛洪守正不阿曾三復濬然無躁競之心黃疇若優於政治袁韶力請討李全蓋丞相史彌遠腹心也危稹以通問徐僑獲罪其人可知矧治州之政有循吏之風焉羅必元受學於積者也程公許王遂讜論疊見豈不偉哉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四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五　宋史四百十六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奉

勑修

吳淵　余玠　汪立信

向士璧　胡穎　冷應澂

曹叔遠 從子豳　王萬

馬光祖

吳淵字道父祕閣修撰柔勝之第三子也幼端重寡言苦志力學五歲喪母哭泣哀慕如成人嘉定七年舉進士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留之語竟日

大悅謂淵曰君國器也今開化新置尉即日可上欲以此處君淵對曰甫得一官何敢躐進况家有嚴君所當稟命彌遠爲之改容不復强至官就辟令江東九郡之冤訟于諸使者皆已送淵改差浙東制置使司幹辦公事丁父憂詔以前職起復力辭弗許再辭且貽書政府曰人道莫大於事親事親莫大於送死苟冒哀求榮則平生大節已掃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時丞相史嵩之方起復或曰得無礙時宰乎淵弗顧詔從之服除差浙東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尋改鎮江府節制司沿江制置使司幹辦公事皆不就知武陵縣

改楊子縣兼淮東轉運司幹辦公事添差通判真州
入爲將作監丞遷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再遷
祕書丞仍兼刑部郎官以直煥章閣知平江府兼節
制許浦水軍提點浙西刑獄會衢嚴盜起警報至調
遣將士招捕之殲其渠魁散其支黨以功爲樞密院
撿詳諸房文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撿討官兼
左司進右文殿修撰樞密副都承旨兼右司兼撿正
適政府欲用兵中原以據關守河爲說淵力陳其不
可大要謂國家力決不能取縱取之決不能守丞相
鄭清之不樂而罷出知江州改江淮荆浙福建廣南

都大提點坑冶都司袁商令御史王定劾淵罷侍御史洪咨夔不直之劾定左遷未幾邊事果如淵言清之致書引咎異謝差知鎮江府定防江軍之擾兼淮東總領以功遷太府少卿復以總領兼知鎮江加集英殿修撰知鎮江兼總領進權工部侍郎職任如舊權兵部侍郎權戶部侍郎再爲總領兼知鎮江時淵造闕下入對歷陳九事甫下殿御史唐璘擊之璘蓋淵所薦者也遂仍前職提舉太平興國宮久之加寶章閣待制再起知鎮江兼總領未幾以戶部侍郎兼知鎮江府召赴行在以寶章閣直學士知太平州尋

兼江東轉運使時兩淮民流徙入境者四十餘萬淵
亟加慰撫而賙濟之使之什伍令土著人無相犯旁
郡流民焚刼無虛日獨太平境內肅然無敢譁者以
功加華文閣直學士沿海制置使知慶元府不赴以
工部尚書沿海制置副使知江州亦不赴升華文閣
學士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兼轉運副使會歲大侵
講行荒政全活者七十八萬九千餘人徙知潭州湖
南安撫使不赴加敷文閣學士仍知隆興府安撫轉
運副使如故既知鎮江府兼都大提舉浙西沿海諸
州軍許浦澉浦等處兵船歲亦大侵因淵全活者六

十五萬八千餘人右正言三疏劾淵奪職尋復職提
舉太平興國宮未幾改鴻慶宮丁母憂服除進龍圖
閣學士江西安撫使兼知江州尋爲沿江制置副使
兼提舉南康軍兵甲公事節制蘄黃州安慶府屯田
使湖南峒寇蔓入江右之境破數縣袁洪大震淵命
將調兵生禽其渠魁亂遂平遷兵部尚書知平江府
兼浙西兩淮發運使尋兼知平江府歲亦大侵因淵
全活者四十二萬三千五百餘人兼浙西提點刑獄
知太平州兼提領兩淮茶鹽所以功進端明殿學士
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兼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兼三郡屯田使朝廷付淵以光豐蘄黃之事凡刱司空山燕家山金剛臺三大砦嵯峨山鷹山什子山等二十二小砦團丁壯置軍分立隊伍星聯棋布脉絡貫通無事則耕有警則禦詔以淵興利除害所列二十有五事究心軍民拜資政殿大學士職任如舊與執政恩例封金陵侯俟賜錦繡堂忠勤樓大字進爵爲公徙知福州福建安撫使改知平江府兼發運使御史劉元龍劾淵帝寢其奏改知寧國府累具辭免且匃祠以本官提舉洞霄宮起知潭州湖南安撫使不赴改知太平兼提領江

淮茶鹽所轉荆湖制置大使知江陵府兼夔路策應大使兼京湖屯田大使帯行京湖安撫制置大使拜觀文殿學士職任如舊兼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湖北京西軍馬錢粮淵調兵二萬往援川蜀其後力戰于白河沮河玉泉寶祐五年正月朔以功拜參知政事越七日卒贈少師賻銀絹以五百計淵有材畧迄濟事功所至興學養士然政尚嚴酷好興羅織之獄籍入豪横故時有蜈蚣之謠其弟潛亦數諫止之所著易解及退庵文集奏議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

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賣茶翁死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權發遣招進軍克制置司參議官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大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然後華夏率孚天人感格又言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爲麤人斥之爲噲伍願陛下視文武

之士爲一㓜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
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
少留當有擢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
容慰遣之玠亦自許當手挈全蜀還本朝其功日月
可冀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兼四川總領兼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
年十六年間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老
或暫或庸或貪或慘或謬或遥領而不至或開隙而
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
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

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粗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敝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張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其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可用亦厚遺謝之播州冉氏兄弟琎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閫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剌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

禮賓館之奉冉安之君素有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洒爲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方紛紛競言所長璡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日更闢別館以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爲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是又旬日請見玠屏人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以少裨益非敢同衆人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

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
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不謀於衆
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璡爲承事郎權
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
任之命下一府皆諠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
則蜀賴以安不成玠獨坐之諸君無預也卒築青居
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棊布星
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潰將以肅
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
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

頂以備外水於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俞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實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大元兵與之大戰十二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毎得富家穴箕加頸四面然箕謂之蠆觝月以弓弦繫鼻下高懸於格謂之錯繫喉縛人兩股以木交壓謂之乾榨油以至用醋灌鼻惡水灌耳口等毒虐非一以脇取金帛稍不遂意即死其手蜀人患苦之且悉歛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逦高其估賣與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大

帥屢分少不慊其意則百計撓之使不得有所爲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即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即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班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迺有此人玠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居外恐輕動危蜀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前時大帥夔皆勢出其右意不止此也視侍郎爲文臣

必不肯甘心從令今縱弗誅養成其勢後一舉足西蜀危矣玠曰我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變在蜀久有威名孰與吳氏變固弗若也夫吳氏當中興危難之時能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犧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孤豚況變無吳氏之功而有犧之逆心恃豨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待其發而取之難矣玠意遂決夜召變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變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

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變至斬之成因察其所與爲惡者數人稍稍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戎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己屬丞相謝方叔家子姪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倡言玠失利戎之心非我調停且旦夕有變又陰嗾世安密求玠之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有召命愈不自安一夕暴下卒或謂仰藥死蜀之

人莫不悲慕如失父母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進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方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實治軍旅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脩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實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閫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詫進蜀錦蜀箋過於文飾久假便宜之權不顧嫌疑昧於勇

退遂来說賊之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㢘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群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安拒命玠威名頓挫齎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遭遇論敗師忠歷大理寺丞爲賈似道所殺

汪立信徹從孫也立信曾大父智從徹宣諭湖北道六安愛其山水因居焉淳祐元年立信獻策招安慶劇賊胡興劉文亮等借補承信郎六年登進士第理宗見立信狀貌雄偉顧侍臣曰此閫帥才也授烏江主簿辟沿江制幕知桐城縣未上辟荆湖制司幹辦

通判建康府荊湖制置趙葵辟克策應使司及本司
參議官葵去而馬光祖代之立信是時猶在府也鄂
州圍解賈似道既罔上要功惡閫外之臣與已分功
迺行打筭法於諸路欲以軍興時支散官物爲罪擊
去之光祖與葵素有隙且欲迎合似道被旨即召吏
稽勾簿書卒不能得其疵迺以開慶二年正月望夕
張燈宴設錢三萬緡爲葵放散官物聞于朝立信力
爭之謂不可且曰方艱難時趙公莅事勤勞而公以
非理擿拾之公一旦去此後来者儳效公所爲可乎
光祖怒曰吾不才不能爲度外事知奉朝命而已君

他日處此勉爲之立信曰使某不爲則已果爲之必不效公所爲也光祖益怒議不行立信遂投劾去初立信通判江陵府參制置荆湖嘗以公事劾立信及在沿江府亦謀議寡諧立信於參蓋未嘗有一日之驩也權京西提舉常平改知昭信軍權淮東提刑景定元年差知池州提舉江東常平權知常州浙西提點刑獄明年冬〻即嘉興治所講行荒政尋改知江州充沿江制置副使節制蘄黄興國軍馬提舉饒州南康兵甲升江西安撫使乞祠禄差知鎮江尋充湖南安撫使知潭州至官供帳之物悉置官庫所積錢連

歲代納潭民夏稅貧無告者予錢粟病者加藥餌雨
雪旱潦軍民皆有給興學校士習為變以潭為湖湘
重鎮翔威敵軍所募精銳數千人後來者果賴其用
權兵部尚書荊湖安撫制置知江陵府時襄陽被圍
危急立信上疏請益安陸府屯兵凡邊戍皆不宜抽
減黃州守臣陳奕素蓄異志朝廷宜防之迺移書似
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慮夫
天之不假易也從古以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
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工之日也而迺酣歌
深宮嘯傲湖山玩歲愒日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

百姓鬱然非上以求當天心俯逐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為今日之計者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乎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籌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老弱柔脆十分汰二為選兵五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輙參倍其兵無事則汎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為聯絡之固選宗室親王忠良有幹用大臣立為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

聘使無益於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三年邊遽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若銜璧輿櫬之禮則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蓋以立信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咸淳十年大元兵大舉伐宋似道督諸軍出次江上以立信爲端明殿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府庫募兵以援江上諸郡立信受詔不辭即日上道以妻子託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不負我遂行與似道遇蕪湖似

道拊立信背哭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瞎賊今日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問立信何向曰今江南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分明爾既至則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耳以此負國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為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淮湖江漢守臣皆望風降遁立信歎曰吾今日猶得死於宋土也迺置酒召賓佐與訣手為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

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以光禄大夫致仕遺表聞贈大傅大元丞相伯顏入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惡立信於伯顏以其二策及其死告且請戮其孥伯顏歎息久之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立信子麟内書寫機宜文字在建康不肯從衆降崎嶇走閩以死初立信之未仕也家寠甚會歲大侵吳淵守鎮江命為粥以食流民使其客黄應炎主之應炎一見立信與語心知其非常人言於淵淵大奇之禮以上客凡共張服御視應炎

爲有加應炎甚怏怏淵解之曰此君吾地位人也但遭時不同耳君之識度志業皆非其倫也盍少下之是年試江東轉運司明年登第後其踐歷略如淵而卒死於難人謂淵能知人云

向士璧字君玉常州人負才氣精悍甚自好紹定五年進士累通判平江府以臣僚言罷起爲淮西制置司參議官又以監察御史胡泓言罷起知高郵軍制置使丘崇又論罷起知安慶府知黃州遷淮西提點刑獄兼知黃州加直寶章閣仍舊職奉鴻禧祠特授將作監京湖制置參議官進直煥章閣湖北安撫副

使兼知峽州兼歸峽施黔南平軍紹慶府鎮撫使遷
太府少卿大理卿進直龍圖閣合州告急制置使馬
光祖命士壁赴援數立奇功帝亦語群臣曰士壁不
待朝命進師歸州且捐家貲百萬以供軍費其志足嘉
進祕閣脩撰樞密副都承旨仍舊職開慶元年涪
州危又命士壁往援北兵夾江為營長數十里阻舟
師不能進至浮橋時朝廷自楊州移賈似道以樞密使
宣撫六路進駐峽州檄士壁以軍事付呂文德士壁
不從以計斷橋奏捷具言方略未幾文德亦以捷聞
士壁還峽州方懷傾奪之疑尋辟為宣撫司參議

官遷湖南安撫副使兼知潭州兼京西湖南北路宣撫司參議官加右文殿修撰尋授權兵部侍郎湖南安撫使兼知潭州頃之升湖南制置副使大元將兀良哈䚟兵自交阯北還前鋒至城下攻圍急士璧極力守禦閫後隊且至遣王輔佑率五百人往覘之以易正大監其軍遇於南岳市一戰有功潭州圍遂解事聞賜金帶令服繫進兵部侍郎兼轉運使餘依舊職似道入相疾其功非獨不加賞反諷監察御史陳寅侍御史孫附鳳一再劾罷之送漳州居住又稽守城時所用金穀逮至行部責償幕屬方元善者極意逢

迎似道意士璧坐是死復拘其妻妾而徵之其後元善取知吉水縣俄歸得狂疾常呼士璧時輔佑亦遠謫及文天祥起兵召輔佑于謫所則死矣德祐元年三月詔追復元官仍還從官恩數立廟潭州明年正月太府卿柳岳乞録用其子孫詔從之

胡頴字叔獻潭州湘潭人父璪娶趙方弟雍之女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戰功事見趙范傳頴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趙氏諸舅以其類己每加賞鑒成童即能倍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母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也遂感勵

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顏入幕顏
常徹服行諸營察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顏獻俘
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即授京秩歷官知平
江府兼浙西提點刑獄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
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
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顏徹之作來諭
堂奉母居之暇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
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
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顏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
旨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

人前後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顥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舁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顥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淳間卒贈四官顥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彊記吐辭成文書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驚嘆臨政善斷不畏彊禦在浙西榮王府十

二人行刼顏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殺意在浙獄顏曰臣不敢屈太祖之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爲之默然

泠應澂字公定隆興分寧人寶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即以廉能著有怨事至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尤爲楊長孺所識拔調靜江府司錄參軍治獄平恕轉運使范應鈴列薦于朝知萬載縣大修學舍招俊秀治其業旌其通經飭行者以勸歲歉棄孩滿道乃下令恣民收養所棄父母不得復問全活甚衆葉夢得列其行事風厲郡邑通判道州入

監行在榷貨務遷登聞鼓檢院景定元年奉使督餉江上還知德慶府前守政不立縱豪吏漁獵峒獠遂大爲變偪城六十里面營應㶸未入境馳檄諭之曰汝等求獲已至此新太守且上轉禍爲福一機也脅從影附亦宜早計去就不然不免矣獠感悟欲自歸感謀主不果衆稍引去應㶸知其勢解即厲士馬出不意一鼓擒之縱遣歸農猶千餘人乃請諸監司歸郡之避難留幕府者誅豪吏之激禍者初經畧雷宜中意應㶸以濟師來請及是歎服亟上其事薦應㶸可大用屬縣租賦誘道阻久不至郡應㶸爲之期日首輸者與

臧分未至則償所臧民惟恐後不一月訖事凡諸綱
官廩稍軍券前政積不得者悉補還之上下欣附應
澂亦極力摩撫與爲簡便期年報政奏罷抑配鹽法
及乞用楮券折銀綱等五事以紓民力詔就升本道
提舉常平兼轉運使俾行其說首劾守令貪橫不法
十餘人列郡肅然最聞加直祕閣時經畧使陳宗禮
入爲參知政事帝問誰可代卿者宗禮以應澂對旋
召爲都官郎官未行就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
南東路經畧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如
故五司最劇應澂即分時理務不擾不勸常日治官

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邊声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下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屢平大冦未嘗輕殺笞杖以降亦加審慎至其臨事輒斷雖勢要不為撓奪後卒于家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少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壁薦為國子學録迕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徒無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為工部郎出知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

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益終徽猷閣待制謚
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史才子龠孫卽皆
登進士第族子涵
涵字西士少從錢文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
吉州教授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涵
辭曰章司録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後故
尚書李常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兼倉
部郎官出爲浙西提舉常平面陳和糴折納之獘建
虎丘書院以祀尹焞移浙東提點刑獄実食故因歸
祀其先因感泣如期至召爲左司諫與王萬郭磊卿

徐清叟俱召貢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迕旨遷起居郎進禮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州冊以侍郎召爲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致仕卒謚文恭子愉老亦登進士第

王萬字處一家世婺州父游淮間萬因生長濠州少忠伉有大志究心當世急務尤精於邊防要害嘉定十六年進士第調和州教授端平元年主管尚書吏部架閣文字遷國子學錄明年添差通判鎮江府時金初滅當路多知其人豪也咨問者旁午鄭

清之初謀乘虛取河洛萬謂當急爲自治之規已而
大元兵壓境三邊震動理宗下罪己詔吳泳起草又
以洛萬萬謂兵固失矣言之甚忍亦不可令邊民生意
如髮宜以振厲奮發興感人心爲條具沿邊事宜徧
告大臣要官謂長淮千里中間無大山澤爲限擊首
尾應正如常山蛇勢首當併兩淮爲一制閫之命是
聽兩淮惟濠州居中濠之東爲盱眙爲楚以達鹽城
淮流深廣敵所難度濠之西爲安豐爲光以達信陽
淮流淺澀敵每揭厲以涉之法當調揚州北軍三千
人自淮東擣虛常往來宿亳間使敵無意於東而

我併力淮西淮西則又惟合肥居江淮南北之中法當建制置司合肥而以濠梁安豐光州爲臂以黃岡爲肘後緩急之助又必令荊襄毋假西兵東來輒尾之使淮襄之勢亦合而後大規橅可立論用兵則謂當以五千人爲屯每屯一將二長一大將一路又合一大將而併合於制置爲總統淮東可精兵三萬光黃可二萬東西夾擊而沿江制司會合肥兵共二萬以牽制其中行則給營陣止則依城壘行則齎乾糧止則就食州縣論屯田則謂當於新復州軍東則海邳所依者水之險西則唐鄧所依者山之險晝此無地無

田不耕則歸附新軍流落餘民亦有固志又謂戍司舊分地戍守殿步兵戍真揚六合鎮江兵戍楊楚盱眙建康馬司兵戍滁濠定遠都統司兵戍廬和安豐以至池司兵戍舒蘄巢縣江司兵戍蘄黃浮光地勢皆順皆以統制部之出外而皆常有帥臣居內以本軍財賦葺營柵撫士卒備器械以故軍事常整辦遇警急則帥臣親統重兵以行比乃有以建康馬帥而知黃州者都統而知光州者以池司都統而在楚州以鎮江都統而在應天者將不知兵兵不屬將往往以本軍之財資他處之用以致營柵壞而莫修士卒

貧而莫給器械鈍而莫繕宜與盡還舊制及請寬邊民請團民兵請捘浮光請邊民之能捍邊者常厚其賞而小其官使常得其力其後兵興用窘履畝之令行則又言之廟堂曰今名更化可反為故相之所不為乎其他數陳往往累數萬言其自任之篤切於當世如此三年授樞密院編修官嘉熙六年兼權屯田郎中因轉對言天命去留原於君心陛下一一而思之凡惻然有觸於心而未能安者皆心之未能同乎天者也天不在天而在陛下之心苟能天人合一永永勿替天命在我矣差知台州至郡日惟蔬飯終日

坐廳事事至立斷吏無所售往往改業散去民亦化之不復訟上下肅然郡以大治才五月乞祠去三年遷屯田員外郎兼編修轉對言君臣上下盡克私心以服人心以回天心遷尚右郎官尋兼崇政殿説書四年擢監察御史首論史宅之故相之子曩者弄權不當復玷從班上命丞相再三諭旨迄不奉詔上不得已出宅之知平江府又論之疏凡五上史嵩之自江上董師入相萬又首論之謂其事體迫遽氣象傾摇太學生欲趣其歸則賄賂之迹已形近或謂有族人發其私事肆爲醜詆者以相國大臣而若此非書

之所謂大臣矣然當時論相之事已決疏入遷大理少卿萬即日還常熟寓舍遷太常少卿辭差知寧國府辭召赴行在奏事出為福建提點刑獄加直煥章閣四川宣諭司參議官皆力辭乞休致詔特轉朝奉郎守太常少卿致仕卒嵩之罷相眾方交論其非上思萬先見親賜御札謂萬立朝謇諤古之遺直為郡廉平古之遺愛聞其母老家貧朕甚念之賜新會五千貫田五百畝以贍給其家初萬之學專有得於時習之語謂學莫先於言顧行言然而行未然者非言之偽也習未熟也熟則言行一矣故終其身行無不

顧其言發於設施論諫皆根於中心遺文有時習編及其他奏劄及論天下事者凡十卷

馬光祖字華父婺州金華人寶慶二年進士調新喻主簿已有能名從真德秀學改知餘干縣差知高郵軍遷軍器監主簿差充督視行府參議官奉雲臺祠差知處州監登聞鼓院進太府寺丞兼莊文府教授右曹郎官出知處州乞降僧道牒振濟詔從之加直祕閣浙東提舉常平移浙西提點刑獄時暫兼權浙西提舉常平起復軍器監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兼知鎮江進直徽猷閣江西轉運副使兼知隆興府以右

正言劉漢弼言罷後九年起直徽猷閣知太平州提領江西茶鹽所進直寶文閣遷太府少卿仍知太平州提領江淮茶鹽所遷司農卿淮西總領兼權江東轉運使拜戶部尚書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帝諭丞相謝方叔趣入覲乞嚴下海米禁歷陳京師艱食和糴增價海道致寇三害加寶章閣直學士沿江制置使江東安撫使知建康府兼行宮留守兼節制和州無爲軍安慶府三郡屯田使加煥章閣尋加寶章閣學士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醞𥁞錢二十萬緡支犒軍民減租稅養鰥寡孤疾無告之人招兵置砦給

錢助諸軍昏嫁屬縣稅折收絲綿紬帛倚閣除免以
數萬計興學校禮賢才辟召僚屬皆極一時之選拜
端明殿學士荊湖制置知江陵府去而建康之民思之
不已帝聞命以資政殿學士沿江制置大使江東安
撫使再知建康士女相慶光祖益思實養民力興廢
起壞知無不為蠲除前政逋負錢百餘萬緡魚利稅
課悉罷減予民修建明道南軒書院及上元縣學撙
節費用建平糴倉貯米十五萬石又為庫貯糴本二
百餘萬緡補其折閱發糴常減於市價以利小民修
飭武備防拓要害邊賴以安其為政寬猛適宜事存

大體公田法行光祖移書賈似道言公田法非便乞不以及江東必欲行之罷光祖乃可進大學士兼淮西總領召赴行在遷提領戶部財用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會歲饑榮王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日往亦如之又明日又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時收人心乎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得粟活民甚多進同知樞密院事尋差知福州福建安撫使以侍御史陳堯道言罷以前職提舉洞霄宮再以沿江制置江東安

撫使知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乞致仕不許咸淳三年
拜參知政事五年拜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以監
察御史曾淵子言罷給事中盧鉞徐繳奏新命以金
紫光祿大夫致仕卒謚莊敏光祖之在外練兵豐財
朝廷以之爲京尹則剸治浩穰風績凜然三至建康
終始一紀威惠並行百廢無不修舉云

論曰吳淵才具優長而嚴酷累之余玠意氣豪雄
而志不克信賈似道不用汪立信之策殆天奪其魄
矣向仕璧卒阨於似道宋之不足圖存蓋可知也胡
穎好毀淫祠非其中之無慊不能爾也冷應澂安邊

之才曹叔遠王萬皆正人端士馬光祖治建康逮今
遺愛猶在民心可謂能臣已

列傳卷第一百七十五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宋史　116
作者=（元）脱脱等奉敕修
页数=150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7
SS号=12460471
DX号=000007543685
url=http://book2.duxiu.com/search?&channel=search&gtag=&sw=%B0%D9%F1%C4%B1%BE%B6%FE%CA%AE%CB%C4%CA%B7++%CB%CE%CA%B7++116&year=&sectyear=&seb=0&pid=0&showc=0&fenleiID=&Pages=1&searchtype=1